



# 茶香静候春暖

杨恒艳

梦幻气息。晨光初照，雾气渐渐消散，一点一点隐没在山林中。叶片上的露珠闪烁着灵动的光芒，茶树上好似挂满了晶莹的珍珠。都说“明前茶，贵如金”，茶树贪婪地汲取着土壤里的钙，使得叶片鲜嫩饱满。只见采茶人腰间已绑上茶篮，利落地在茶园中穿梭，指尖轻舞，鲜嫩的茶芽便落入篮中，动作娴熟而优美，仿佛在与茶树亲密对话。

紫阳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唐代便已成为进贡珍品。悠悠岁月中，茶香始终萦绕，它见证了茶农的辛勤与希望，目睹了这片土地的繁荣与沧桑。走进茶农家的小院，竹匾里晾晒的茶叶散发着淡雅香气，引得路人不禁驻足深吸，沉醉其中。老人们坐在一旁，摇着蒲扇，讲述着紫阳茶的古老传说，话语间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更是对紫阳茶文化传承的坚守，句句饱含着对这片

土地和茶文化的热爱。制茶，是一场人与茶叶的深度交融，更是茶人匠心的磨砺。从鲜叶到香茗，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茶人的心血，这一系列工序中，茶人凭借驾轻就熟的技艺和对茶叶的敏锐感知，将每一片茶叶的潜力都挖掘出来，赋予它们独特的灵魂。当滚烫的热水与紫阳茶邂逅的一霎那，茶叶在热水的包裹下翻滚，继而缓缓舒展，于杯中欢快地舞动。茶汤如琥珀般晶莹，呈现出黄绿透亮的色泽，澄澈而迷人。轻啜半盏，鼻尖萦绕淡雅的花香，还混杂着一丝山野的清新，茶汤顺着舌尖缓缓流淌，鲜爽劲儿直冲味蕾，丝丝甘甜在舌苔间散开，唇齿留香，悠长而持久。此刻仿佛把整个春天的明媚与生机都喝进了嘴里。这是大自然赋予紫阳茶最本真、纯粹的味道。

在紫阳的街头巷尾，茶馆一家挨

着一家，桌上初着一壶热气腾腾的紫阳茶，茶香袅袅升腾，人们在茶香中谈天说地，尽享悠闲惬意的时光。不管是忙碌在茶园里的茶农，还是慕名而来的游客，端起这杯茶，都能寻得内心的慰藉与安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紫阳茶始终坚守着宁静与从容，就像默默流淌的汉江水，静静等候着每一位有缘人来品味它的韵味，感受它的魅力。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用质朴勤劳的双手守护着这片茶园，让古老的茶文化得以代代传承。悠悠茶香，不仅弥漫在紫阳的每一寸土地，更悄然沁入人们的心田，成为安康最具特色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这茶香四溢的时光里，人们静候春暖，静候每一个与紫阳茶相遇的美好瞬间。让这份茶香，带着安康的祝福飘向远方，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神奇的土地，爱上这一杯悠悠的紫阳茶。

# 走，去勉县看油菜花

伍宏贤

走！去秦岭以南，去汉水之畔，那里有一场金色风暴正在席卷春天——勉县的油菜花，正以最热烈的姿态，向天地发出邀约。

当春风翻过巴山脊梁，拂过武侯祠四百岁古旱莲的枝头，三十万亩油菜花便如金色潮水漫过勉县的山川。汉江在此甩出一道翡翠色的水袖，将层层叠叠的金浪揽入怀中。古阳平关的城堞在花海中若隐若现，定军山的松涛与花浪同频共振，连武侯祠的飞檐都沾上了星星点点的金粉。这是诸葛亮屯兵之地写给春天的战书，是千年古县用芬芳编织的请柬。

最惊心动魄的美，藏在流水的褶皱里。梯田像被仙人抖落的金箔，从云端一直铺展到炊烟升起的村落。桃花是簪在少女鬓角的胭脂，梨花是飘在青瓦上的雪片，七里香在篱笆墙上织出香雾的帘幕。老农牵着耕牛穿过花径，蹄印里立刻涌出金色的浪花。无人机掠过时，整个山谷都在旋转，仿佛大地举着金盏向天空敬酒。

龙湾的水面漂着花瓣织就的锦缎，天荡山的佛塔冰在金色的光晕里。最妙是雨后初霁

时，十万朵油菜花擎着水珠昂首，每颗露珠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太阳。穿汉服的姑娘提着竹篮走过田埂，惊起采蜜的蜂群，翅膀扇动的音律里，分明能听见《诗经》里的“采采芣苢”。

这里的花事带着秦汉的筋骨。定军山下的花浪里，依稀可见当年蜀汉大军的旌旗；汉江边的花海里，仍回响着茶马古道的驼铃。老城墙根冒出的野花与油菜花连成金色的铠甲，守护着刻在青砖上的年轮。就连农家新酿的醪糟，都沁着三国烽烟沉淀的醇香。

不必去荷兰寻郁金香，也无需赴普罗旺斯追薰衣草，在勉县的春天里，每一阵风都裹着黄金的碎屑。当暮色给花海镀上琥珀的光泽，农家的腊肉香混着花香飘来，你会突然懂得：所谓人间仙境，不过是土地对耕耘者的回赠。

走！趁春光正好，让漫山遍野的盛金撞个满怀。在勉县的花海里，你会遇见中国春天最本真的模样——那是用千年时光酿就的芬芳，是大地写给天空的金色情书。

# 寻“春”味

吴源极

那时我不懂，为何总要把最好的留在树上，就像不懂母亲为何要把初春的香椿焯水后埋进陶罐，等待寒夜启封时，那抹发酵过的醇香。十年后站在异乡的阳台上，我种下的香椿第三次抽出新芽。钢筋森林里的春天总是来得犹疑，灰蒙蒙的

玻璃幕墙折射着苍白的日光。当手指触到叶片背面细密的绒毛，突然明白姥姥当年的温柔——有些美好需要放手任其生长，就像离乡时，母亲塞进行李箱的香椿酱，要在岁月里才能酿出绵长的韵味。

昨夜视频里，老香椿树虬曲的枝

干爬满了整个手机屏幕。姥姥的白发在镜头里泛着冷光，她依然固执地留着树冠顶端的嫩芽：“给你留的。”沙沙电流声里，我仿佛听见二十年前的晨风穿过故乡的香椿树林，那些被小心翼翼放过的芽尖，此刻是否正在另一片天空下舒展成荫。

窗台上的香椿新叶又长了一轮。我学着姥姥的样子掐下最下层的叶片，留顶端三簇嫩芽向着阳光生长。焯过水的香椿拌着豆腐，竟尝出了陶罐深处封存的，那年春天的雨水味道。

# 春天里的想念

周俊俊

三月，思绪飘飞  
透过时光  
祖母的模样又出现在眼前  
她坐在陈旧的木椅上  
戴着老花镜  
穿针引线  
缝补着生活的琐碎与温暖

那时候  
我总依偎在她身旁  
看她手中的线牵出爱的悠长  
衣衫上的补丁，并非破旧的象征  
而是祖母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每一针，都缝进了关怀与期望

灶火明明暗暗，映红她的脸庞  
炊烟袅袅升起，编织家的梦想  
锅里煮着简单的饭菜  
经她的手，却成了舌尖上的向往，  
那是家的味道，也是爱的滋养

田间小道，留着她辛勤的足迹  
春耕秋收，她用柔弱的双肩  
扛着生活的重担  
她用粗糙的双手

抚摸过每一株庄稼  
也为儿女们撑起一片殷殷希望

皱纹如整，爬满她的脸庞  
岁月的风，吹白她的头发  
她的目光，依旧透着刚强  
那是走过风雨后的淡然  
是一生坚韧的回答

三八节时  
我仿佛又看见祖母忙碌的身影  
她可能没听过这个节日的名字  
可是，她用一生演绎了女性的  
伟大力量

我很想穿越时空，捧一束鲜花  
放在她布满老茧的手心  
告诉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永远铭记她的付出与慈祥

就让这份思念，顺着风的方向  
飘进祖母的梦里  
伴她度过每一个静谧的夜晚  
如同她曾经守护我们那样，温暖而绵长

# 春意浓

李正 王丹丹

遥望秦岭  
那一抹山巅的白  
仿若浮云飘过的痕迹  
久久不散

虽然春的铃声早已响起

但若漫步于山间  
依然看到  
隆冬的积雪还未融化  
山间的树枝在摇摆  
仿佛要抖落肩上的积雪

风儿悠哉地吹着  
山谷里的翠鸟在回荡  
盛开的腊梅  
点缀着幽静的  
伴着清香的山野

# 大明宫春

孙兴华

君折杨柳青青几许，  
报君春色一枝梅；  
青衫表里尘满，  
宫苑内外春归。  
碧池接天莲、蒲、萍，  
清霄垂耀日、月、星；

回眸太液太真，  
微步片云片凤。  
撩乱诗心无底处，  
履芳草、佩幽兰；  
被除新愁散如丝，  
鹤作来、眉黛烟……

# 惊蛰浅酌（新韵）

春草

天公霹雳百虫惊，  
乾曜辉盈万界清。  
对岸棠梨脂粉醉，  
后山桃李浅酌红。  
陌阡杨柳梢作弄，  
院里飞燕喜喜鸣。  
掩卷沉思觉此意，  
一窗新绿过墙东。

# 约会汉江边

陈绪伟

每天下午闲暇时，我总要到汉江边看看，好似与挚爱的情人约会。

立于汉江岸边，静赏江水流淌。江波涌动柔柔的，好似白河水色女子的飘逸；江风轻曳绵绵的，好像紫阳少妇的细腰；江水流流悠悠的，好比阴阳花鼓调的吟唱；江面船桨梭梭的，好比金州汉调二黄的腔板。心弦被“人”和“调”轻弹拨动，心情让“江”与“水”神怡荡漾。

坐在江边沙滩上，心旷神怡。绵延千里的汉江边，不知有多少“情人”在约会，更不知有多少次会面，大概是一见钟情，约会了几千年来，这是一道千古传奇的江边风景。

漫游江堤步道，那是石子铺成的小径。密集异形的鹅卵石，如情人般相互依偎在一起，既姿态柔巧又彰显个性。在人行道上踽踽独行，一些野草小花，从石缝间探出头来招着手，深情地迎人造访。

我顺堤远眺，临江株株茂柳，丝丝撩拂人面，柔性好生有情。扶栏俯瞰，岩石浆砌大堤高逾两丈，且南北对江而峙。江面平静，波光粼粼，船舶穿梭，江涛吟啸。黄昏，有老人相

挽，指点江音夕色；有佳偶携手，楼腰蜜语爱河。一群人迎面走来，可有蒙娜丽莎那水远猜不透的微笑；相向走过去一群人，可有维纳斯丰美的身姿。江面晚霞，弹跳出微波起伏的青春活力，把金州窈窕水灵的靓妹与健壮粗犷的帅哥，映照得淋漓尽致。

我敬畏汉江，因为我出生在江岸。上世纪50年代，缘故父亲教书，从汉阴县城来到南山汉江江流渡渡镇，母亲在江边洗了一篮子衣服回到老街后，就把我生出来了，街坊邻居谓称这是“江生贵子”（前面三个姐，江生我为男）。我不满两岁又随父亲迁到汉阳坪，汉江边石羊滩大沙滩是三个姐常带我玩耍的地方。上了小学后，寒暑假我就邀朋引伴，把街上邻舍的水娃子、奎崽子，对门的荣梅子、秀妹子呼喊到江边捉鱼、摸虾、扳螃蟹，或是打水仗，那样笑着、喊着，在汉江的怀抱里，开心得不亦乐乎。

江边有拉纤印迹，江道有怪石嶙峋，江岸有草木丛生。夏日的清晨与傍晚，我和小伙伴牵手在江边看风景。脚边蚂蚱飞跳，水娃子松手去捉蚂蚱；眼前蝴蝶翩跹，荣梅子推手去

追逐蝴蝶；左右蜻蜓逗乐，我放开手去逮蜻蜓；奎崽子、秀妹子茫然失措，傻傻地站着，如此一幅和谐、美妙、游动的江边童乐图。

走上工作岗位，约会汉江梦幻纵深。我梦见西周至春秋的先贤们，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写下民间歌谣和祭祀的雅颂《诗经》；战国时，屈原以奔放的激情、奇特的想象，挥笔《楚辞》。我看到李白酒醉南京时，理想蓬发、文辞滔滔，而气势磅礴的诗颂《金陵望汉江》；我听到王维泛游汉水，仰天咏叹《汉江临眺》。

安康这座城市，既是陕南的经济文化重镇，更是“秦头楚尾文化”的轴心，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汉水中段。我生长在汉江边，有幸就读安康师范，捧阅唐诗三百首，似乎缘梦与孟浩然同行而《登安阳城楼》畅吟：“县城南面汉江流，江岬开成南雍州。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销忧。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娇绿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我深知汉水与安康人民休戚相关，我更懂汉江与我的情缘紧密相连。

鹤影翩跹 姜帆 摄

